

全華叢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首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說

趙氏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

上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魯公族庶子慶

實告遂以俱歸藏復壁中註孟子魯公族庶子慶

父字共仲莊公弟也莊公薨哀姜欲立之慶父弑閔公奔莒成季不絕其後立仲孫氏古者嫡長稱伯庶長

稱孟共仲於莊公則為仲於叔牙季友則為孟公子不敢宗君而為諸弟所宗故不稱仲而稱孟曰孟孫

氏孟氏子孫其後多賢如僖子懿子獻子莊子敬子皆賢大夫而孟子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軻車軸故字子車孔叢子作子

居以音同也一說字子輿但說者以曾子長於詩書

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見程子四條並游事齊宣

故有通五經尤長詩書之說程子叔子

王不能用適梁齊文憲曰孟子首至梁後至孟子以

伐燕為宣王與史記荀子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

十九年考異無他據按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

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潛王立燕噲

之七年乃潛王之十年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

齊伐燕齊世家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兩

無明文而孟子為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曰蘇秦之

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

復用蘇代代為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

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

子之子之遺代百金聽其所使人遂說燕王以國讓

子之老不聽政顧為臣三年國內大亂市被與太子
平謀攻子之不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王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
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
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
年潛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
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文公語錄
疑通鑑移十年考異無他據接溫公考異於此時之
年大抵以竹書為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
三十六年卒明年又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成
公謂竹書記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事必
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於史記
年表矣年表於魏年既誤則其於齊年安得盡無所
誤況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不詳於史記安得取
其略者而反疑其詳者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潛王者荀
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
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

通鑑尚取孟子為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
 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
 將以為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為伐燕
 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斷況又有戰國
 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為祭酒宣王伐
 燕即薨荀卿為宣王諱過後見潛王之不善故以伐
 燕歸之潛王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為孟子諱故以潛
 王為宣王愚亦謂荀卿為宣王諱故以伐燕為潛王
 秦用商鞅鞅衛之諸庶公子也少好刑名之學周顯
 之令廢井田尚詐力嚴刑罰秦國大治疆於天楚魏
 下封之商於號商君三十一人為秦惠王所誅楚魏
 用吳起吳起衛人善用兵周安王之時魏文侯以為
 楚悼王以為相平百越并陳蔡卻三晉伐秦諸侯患
 楚之疆安王二十一年為楚宗大臣所殺世有吳子
 法齊用孫子田忌孫子名武齊人有孫子十三篇用
 於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鄆

之間亦孫武之後學兵法亦稱孫子齊將田忌善而
客待之周顯王十六年齊威王用田忌為將孫子為
師救趙破魏後又救韓破魏孫
臧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合縱連衡
從音縱衡

大事記曰連關中之策當時遊說之士非一大抵非從
之策衡者張儀之策

即**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王文憲曰近是非全許之也
衡

韓子
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
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以是傳之
嘗

問於何文定曰原道篇末自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云云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止斯吾所謂

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則其所謂以是傳之者即
是上文等事而程子云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

則是所傳又在上文諸事之外文意恐不然恐是程
子擡舉昌黎太深文定曰只上文諸事須是區處恰

好方是可傳朱子說道理多說恰好好處前聖做得凡
事到恰好好處到得後聖又見得此恰好好處若合符節

雖相去五百年到得恰好好處則一般便是以荀荀子

是傳之也王文憲曰恰好處是堯舜所謂中荀名况

字卿趙人仕齊三為祭酒仕楚老楊雄字子雲蜀成

終後或作孫況者避漢宣帝諱

擇焉而不精擇如擇善之擇不精謂辨不到語焉而

不詳詳如詳明之詳謂說得不透徹也惟其擇之不

分極至十語見韓文讀荀子篇大醇者

分透徹謂其大綱知尊孔氏崇正道

與其他諸子不同耳語見送大而能

疵者謂其內卻駁雜也王填序

博大是言其規模之大博是言其性之所近此言其

性朱子謂退之性之品如子夏居衛

有三但欠說氣字出魏子貢居齊

澹臺滅謂禮經通明居楚類程子未又曰詳見答大經大法謂禮經通侏

離後漢書南蠻傳言語侏離程子一二三四六條叔歐陽永叔云聖

人教人性非所先見六一文集答李詡性論第二書所急聖人之所

罕言也云云

孟子集註攷證卷首終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梁惠王上

梁惠王

魏武侯子名罃周烈王五年武侯薨無太

大梁

周顯王二十九年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

不可都故徙大梁今

僭稱王

呂氏大事記按戰國策

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

諡曰惠

竹書記年稱惠成王

司馬註皆云

史記

魏世家

三十五年

周顯王之

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按邵氏聞見後錄人有非

曉孟子每云不見諸侯而其書首云見梁惠王此固
 姍侮之辭亦是不曾看史記史記云惠王數敗於軍
 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涓于髡孟軻皆至梁邢
 疏引此北士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鄒衍涓于髡為
 從史記列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
 尊禮如此豈與孟軻困於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
 孟子反不如行此孟子道所以不行於梁也又傳雖
 稱客有見髡於梁惠王者然不云孟子見之也集註
 引史記是補孟子書之缺以知孟叟字當作麥俗作
 子之見梁惠王應其禮幣之聘爾叟何文定謂當
 連一句又梁惠以麥稱孟子古人尚年**王何必曰利**
 以麥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孟子之意謂為人上者有國家之重最不可以利之
 一言率其下以利率下則上下交征國家必有篡奪
 之禍以仁義率下則下知仁義必無遺親後君之事
 而國家自無不利矣孟子此章分作兩節一節明言
 利之害一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仁愛之德是專言之
 明仁義之利**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仁愛之德是徧言之

之仁此是兼體用說訓詁見論語集註第一一篇第二

章下但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

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亦兼體

理集註立言精密類此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用說朱

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王文

憲曰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

得義也孟子之書造端託始之深意自周衰以至戰國

出也故紛亂至此孟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須掃去

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

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惜太史公為太史令其子

梁惠不能再問下諸章詳之太史公為太史令其子

遷稱之曰太史公此語見史記列傳程子叔拔本塞

源語出左氏傳孟子首格君心掃去利之一字如拔

矣○此章入要賢者而後王文憲曰孟子添而詩大

略三卷之首 孟子集註攷證 二 退補齋

雅靈臺

按文王九十六歲當商紂之十九年作靈臺程泰之雍錄曰文王都豐在今鄠縣豐水之

西有豐宮靈臺靈沼靈園皆屬其地括地志云辟雍

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

十河內河東皆魏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

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

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

府是此獨以荒政周禮荒政十有二喪死喪平厲禁

魏地言也荒政有移民通財之意喪死喪平厲禁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澤

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註厲蕃界也禁為守者

設禁令也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六尺為一步

云厲遮例也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

受田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

九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

百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

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

之然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為寸人有上中
下不同則以中人為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
畝之地全無多地當自別有地尺若衣服針灸則以
人尺為度爾古所為畝即今田隣其廣六尺其長六
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
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者不負戴於道路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
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敬老如
此則尊君親上可知矣凡此諸節皆孟子勸梁惠以
行仁義**王道之成**前始字生於教字應**不知檢發**王
之實事**王道之成**前始字生於教字應**不知檢發**王
今之政如此何**罪歲**前兩凶字**程子**曰疑孟子者
以謂之盡心**寡人願安承教**王
以其不合勸諸侯為王故程子著
此語而朱子不可不見於此也
憲曰此章疑與上章合為一章王喜天下之民**備**
至焉一句故發承教之言孟子亦因以終其說**備**

曰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晉國成王封弟叔虞於
 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晉國唐至燮父遷晉水
 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為盟主
 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
 為諸侯謂之三長子死焉周顯王二十八年惠王之
 晉而魏為大長子死焉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
 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
 涓合軍拒之戰於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大事記
 曰此秦復河西地之始也顯王二十九年魏惠之三
 十一年秦公孫鞅會齊趙伐魏襲虜公子卬大破其
 軍魏獻河西之南辱於楚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
 地於秦以和南辱於楚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
 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澁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也歟
 若昭陽之戰則在梁惠後十二年當周顯王四十六
 年楚柱國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上距孟
 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不知惠王此問的在何年也

百里可以王王文憲曰此一語寬之繼以仁政告之王往而

征之王文憲曰孟子非不用惠王之志在報怨孟子

之論在救民救民乃可王之本則報怨不必言矣彼

報怨孰能禦之舍是不為而欲日尋干戈以報怨忿

其不敗亡者鮮矣王文憲曰比死者洗之其道不過

如此當時謂之迂闊不知乃洗死之良方惟周太王

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蓋惠王不用孟子之言未幾

而用蘇秦之策以合從又用公孫衍之說而敗約又

用張儀之說而割地事秦史記又曰天下方務合從

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所如者不合此說爲實錄

云梁襄王周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

元康中汲郡盜不準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書始知惠

王有後元年至十六年薨而襄王立說者憑史記以

孟子集註攷證 四 退補齋

襄王前立遂謂汲冢為哀王蓋襄哀二字皆從衣故

誤也襄王在位二十四年薨後為昭王安釐王景王

潛王無哀王必合於一然後定自太古以來封建非

也詳見序說

衰至於春秋封建之弊亦非一日之積至戰國之時

六七大國又更相吞噬孟子度其勢須合為一然後

定但秦以疆力殺人而一之項亦嗜殺周七八月孟

故皆不能定至漢遂四百年天下為一

篇內多以蘇子論齊宣王田氏名辟疆此後齊也

周正數月蘇子之論齊宣王田氏名辟疆本媯姓自

陳公子完奔齊食邑於田遂為氏自田恒弒簡公專

齊國至田和遷前齊康公於海上盡有齊國周安王

十三年和會魏文侯楚衛於濁澤求為諸侯安王十

六年初命田和為諸侯是為齊太公傅子桓公孫威

王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宣王辟疆立顯王四十五年

齊宣王聚學士於稷下乃梁惠王後十一年也至周

慎靚王五年梁襄王之三年齊宣桓文之事所以為

王之二十七年孟子為卿於齊

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董子西漢武帝時人董仲舒也以其醇儒

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度越諸子故以子稱仲舒為江都相易王問粵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滅吳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

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先詐力

而後仁義故不足稱於大君子遠庖厨禮記曰君子遠庖厨凡有

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註音剪太山東岳在今北海北海去中國甚

淄之間置北海郡老吾老止所為而已矣王文憲曰

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去又明示以推之之法善推其所為不特是此章大旨孟子

平生工夫受用本然之權度權尚能知輕重度尚能

只在此一句便軟熟順發政施仁所以王天

素具豈不能自忖量思度其長短輕重處發政施仁所以王天

下之本

此篇方提此一句所以行此政施此仁使天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之皆歸者則見公孫

丑上篇尊賢使能云云

蓋亦則盍反其本矣

蓋者蔽辭盍者

責辭王文憲曰前本字指本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見

前章井田之廢非一日積至商鞅而後盡變爾故孟子

子告梁齊之君皆以制民之產告之至告滕文公亦

首以經界為說蓋井田之破壞所在皆然非一日矣

○此章入要略四卷之首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王

問答凡十四章惟首章開闢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

不動非門人所能傳此是傳不得處履祥按此章孟

子於齊宣王指其真心而勉其推因其不能推而令

其審勉其審是欲重論其欲是功利重又曉之以功

利之害誘之以王道之效教之以王道之本其開發

君心舌端造化之妙如此齊宣王有欲無志有欲者

桓文公事興兵構怨闞上宰華夷也無志者可以保

民自託不過請嘗試之自任不力言及王道章未更

無領略之辭矣

梁惠王下

樂樂下字音洛

俗讀皆然但以語意則上字當音洛蓋娛好之也猶云獨娛聽樂音與眾

娛聽樂音孰為歡

樂下二句放此

田獵

此章本言樂而兼言及田獵者必當時齊王有田獵之好

也

羽旄

旄以鳥飾如樊纓之類

范氏

祖禹字

楊氏

龜山

咸英韶濩

英本作韶黃帝樂也咸池堯樂韶舜樂濩湯樂咸

文王之囿

文王靈囿在今

鄆縣澧水之西其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

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自疑文王於終

南諸處為之厲禁以為田獵及細民樵牧之地使以

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

以開誘之初不辯其

湯事見後篇

湯居亳與葛為鄰

事之虛實有無也

湯事見後篇

伯不祀湯遺之牛

退補齋

羊使毫眾

為之耕

文王事見詩大雅

大雅綿之篇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舊說

文王雖不能絕昆夷恚怒

之心亦不廢吾聘問之禮

太王事見後章

太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

云云

勾踐事見國語

國語越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用大夫種之謀使

行成於吳願以金玉子女賂君子辱句踐女女於王

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

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將

聽之子胥諫不可越又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

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嚭諫吳王

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

與之字之事之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為字者

成之字也然仁人之心既忘已之疆大人之小弱

雖曰字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俱作事

遏

祖莒當是祖共謂遏密人侵阮祖共密國在今寧州

共今涇州共池孟子對曰有有字句應上賢者亦有此樂然

離宮謂別宮也營室星有離宮三齊景公晏子並見

攷轉附山名未詳朝儻或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琅

邪齊東南境上邑名今沂州琅邪郡亦有山徵招角招齊有韶

作樂用其音調徵調角調皆以韶為名此章純用晏

子之言蓋其時晏子書尙全故孟子引之後篇云知

管仲而不言晏子蓋孟子未嘗不重晏子也明堂

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

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旁夾窗其內

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岐周

之下做明堂之制而為堂故太山之下有明堂岐周

之舊國今鳳翔府察異服云云禮記乃積當作子賜於王

何有王去聲

公劉后稷之曾孫

本史記世表然考之漢史則公劉避桀居邠去

后稷世遠又考之路史則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本胡

言前一句曰同體異用其

曲學阿世

出漢書韓固謂公孫弘曰務正

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王文憲曰自好樂以下至此

五章共一機軸而充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雄辯

氣象其所以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以當道發天

理於幾微過人欲之橫流所以大有功於天下此

必二反願比死者且比化者皆作必二反比其反也

而未如不得已合連下文作句王自謂舍之輕慎王

及改如不得已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輕慎王

此章緊要在謹字下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以下原缺

伐燕章

詳見序記王文憲曰取之勿取

正論也言武王

王速出令云云

王文憲曰此是孟子

不能又惜乎後日

穆公鄒君也

集註恐人誤以為

樂毅不得聞此說也

魯穆公也魯穆公

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

而共王奮立歷康公屯景公匱以後方與孟子同時

則此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又按賈太傅新書述

鄒穆公之賢甚詳蓋因孟子之言而自反者歟新書

春秋篇曰鄒穆公令食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倉無

糝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食

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耕耘勤苦豈為鳥獸食

哉且汝知小計不知大會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

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

與其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與公家

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八穆

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王輿不衣皮帛御馬

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厭味衣不

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

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

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

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

罷列肆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扶珠瑱丈夫釋玦

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復一出新序同此履祥按孟

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言服行其言

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滕國名徐州北一國在今

其說此真世道之不幸也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

十里滕縣古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

滕城尚在是謀非吾所能及而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

於楚東北是謀非吾所能及而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

迫於齊是謀非吾所能及而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

為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

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況事齊則必為

齊所并齊豈徒為滕而拒楚事楚亦必為楚所并楚

徒為滕而卻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

死守則是為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

之為薛國名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

得也薛國名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

也是時已為齊邠本商唐明皇以其字似幽改從邠

地封靖郭君矣邠在今邠州○此章入要略三之十

七梁山岐山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

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

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澣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

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義也朱子嘗因

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城義也潘恭叔之請欲改作經字○王文憲曰孟子魯平公魯自哀公

太王去邠兩段見周家王業之本魯平公以後歷悼元穆共康景六公至周慎靚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

十年而薨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時已稱麥慎靚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

年當赧王元年致為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

孟子集註攷證 退補齋

知魯平公欲見孟子當是前喪孟子幼喪父三鼎五鼎古者
 何時計是喪母歸葬之後前喪喪父
 祭祀烹牲於廟每物一鼎如羊鼎豕鼎犬鼎雞鼎魚
 鼎之類是也三鼎士禮則用三物五鼎大夫禮則用
 五物故鼎沮慈呂反。此章入要略三之十五
 數如之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終

孟子集註攷證卷二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公孫丑上

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

晏子

名嬰萊之夷維人索隱云字仲諡平事齊

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曾西

曾子之孫

楊氏曰云云

楊氏之說未盡此章

之意夫曾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者管仲之所以霸不過富國強兵而已夫子之許子路也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而子路自許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為由所優為則與子路所自

許無異也且千乘之國小國也又攝乎大國之間師

旅饑饉可謂貧弱垂亡矣子路一起而為之比及三

年僅逾兩載而能使之有勇則其於富國強兵乎何

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強一等矣使子路而得千里

全齊之地為之何待三年何止有勇其視管仲乘全

齊之力專國四十年之久而僅僅乃爾真不足道矣

大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情所可測度世衰

道微不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人但見霸者君臣

小小功業即以為大競慕效之至論孔門諸子則管

或但以為循良自守者而已此真世道之不幸也管

仲晏子猶不足公孫丑兼問管晏孟子由湯至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見於書者湯太甲太戊河宣甲祖

曰孟子言文王之所以難時難乙盤庚祖甲他書有孔甲王文憲

勢難今日之所以易勢易時易爾雅釋名

此章自首至為我願大鋤也

之乎入要略四之二恐懼疑惑而動其心

下文作疑

簡孟子所以不動心者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

或王文憲曰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

中**孟賁勇士**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註皆云衛人文

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

音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

楫號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豎目裂舟**北宮**

中人盡播人河帝皇世說云孟賁生拔牛角**黝孟施舍**

孟賁喻其勇因借勇士為喻**必勝為主**

無懼為主心有所主則不動二子之勇亦是其心各

有所主故能不動爾王文憲曰黝之養勇

是不疑舍之**氣象各有所似**氣象者形似彷彿之意

養勇是不懼**子夏則勇**即下文浩縮即下文直養王文憲曰朱子

不可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即

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孟子集註攷證 二 退補齋

無暴其氣

暴字集註不訓而以致養體之按後篇自

養而無害之意也王文憲曰此節論告子及論程子

曰志動氣者什九

伯子之說也上文一條下文二條

謂志是氣帥終是志動氣處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

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

心本是於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養氣

之本依然從心上生如行慚於中自反常直集義

是也蓋心無愧怍自然氣壯氣壯則又能配此心之

道義而助其行然集義工夫又自知言來使其不知

義理之所在何以能事皆知言者盡心知性知言是

合義此等工夫循環並進知言者盡心知性知言是

效不曰知道而曰知言蓋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之失而反之也盡心知性集註是自知言之本說

來則凡天下之言其得失是非毫厘疑似之告子之

間無不有以照之而天下之事無可疑者矣

學王文憲曰孟子是硬要無疑不懼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公孫丑兼問孟子與告子不動心之法孟子即以知言

之失而丑又專問孟子不動心之乃首問養氣雖因論氣

而遽及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也及其問氣又

止問何謂浩然之氣而孟子告之即直養而無害之節度此是

說與夫養之之本與其所以養而無害之節度此是

孟子切於教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體氣之配義與道

傾倒無餘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體氣之配義與道

用之以直養之氣本大而剛順是直道而行以養

字無是氣則道理餒後集義集義亦合義自慊於中無

所愧怍自生浩然之氣非是義本在外從外假義事

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惟窮理為能知

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

故能當大事而不動心王文憲曰論其用道義非氣

無以行論其體氣非道義無以生是非兩字對生襲

兩字對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於外

必有事焉勿正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

取集義義襲是助長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

養氣一節大旨助長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此生為

害大矣程子以七字為句子戰不正勝春秋公羊傳曰

正何謂知言致之初亦是從言語用工本自聖賢之

言格來以知其原又是天下之言足去以要其流章

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

者惟異端為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然天下之言不

間淺深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不

於此理之差其於是非毫厘之間如匠石斲鼻端之

聖不容絲髮淺深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決是
害事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
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
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爾言論之末爾殊不知其
為救世之大功如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為申韓虛則
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為梁為南唐深則真是無
父無君率**詖淫邪遁四者相因**就其中發明其說而
獸食人**詖淫邪遁四者相因**就其中發明其說而
說始放說既放則背理愈甚故邪邪不勝正而又
能自克故必逃遁其說愈逃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
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故其陷溺必日深心既陷
溺則去道愈遠去道愈遠則終必困屈矣然愈困屈
則愈隔亦展轉相因也王文憲曰此節要去看四個所
字**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原能去其蔽則
無下三件蔽之原不一有氣稟之蔽有物欲之蔽有
習俗之蔽有學術之蔽去蔽在乎好學心通乎道程
子是發明知言之要然惟好學而後能心通乎道

程子曰子叔又曰子曰此一節王文憲曰自此而下文勢

拾徐而玩之前後林氏號拙齋呂成公之師也程子

伯夷伊尹何如下說開去此孔子也王文憲曰

伊尹而帶言孔子者以願學者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王文憲曰後文六子伯仲也此是則同王文憲曰言

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齊之卿相不足道

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依舊是自反而不縮所以

者又非伯夷伊尹所及也汗是決字之誤程子叔其

麟毛蟲之長十麟為之長南方羽蟲三百有六十有六

長為之程子叔此章擴前聖所未發聖所未發蓋知言

養氣之旨前聖未如此詳明也又自公孫丑再問夫子既聖一段以後所問較寬孟子隨答皆緊問六子則姑舍是而不敢答問尹夷則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則意可見矣夫夷惠君子不由此章併伊尹亦不學而止願孔子蓋孟子氣浩而達權其於伊尹固不待學而能但難到夫子地位爾及論孔子則但舉三子之言證夫子之所以異蓋聖人妙處亦自難言其實亦自知言養氣之極熟而化爾知言之極耳順是也集義養氣之極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王文憲曰學至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

十子

孔門高弟子也史記有七十子列傳家鄒氏語有七十子解本七十二人舉全數爾

道卿

先生鄒侍郎名浩字志幽風所治七月篇幽之完○此章入要略四之三

舊詩

周公陳其詩以為矇瞽諷誦之詩用其籥以為迎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為周公而

岐者

編詩者皆係之幽蓋幽鴟鴞之篇周公所作以

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

鴟鴞之篇

周公所作以

指武庚也言既誘管蔡又將毀王室也故周公牖戶

託為鳥言以詆鴟鴞言以創造之艱難固密也

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活書作追授故字文或

不一然古入方言尊賢章張子橫渠助而不稅井田

多以一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而助耕公田春秋初稅

畝則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田是為十取其二以孟子

之言觀之則是時諸周禮詳見載師屋不毛者出里

侯皆然不獨魯也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王文憲曰夫征粟米之征百畝

之租也家征力役之征今之徭役也里布布縷之征

五畝之信能行此五者此章宜補首篇呂氏大臨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三字註無訓詁但自天地生物之

之心以為心所以無傷害人之心此一說也下文乍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

惡聲而然則是怵惕慙隱之心自忍耐不住故爾是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人之意此又一說也不忍見孺子之入井即不忍見人之顛慙傷之連無告皆是此又一說文意為順在人體認慙傷之切隱痛之深是動則慙隱作痛傷之深切若以下文三端例之則羞是恥己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解使去己讓是推以與人是知其善非知其惡皆是兩面獨慙隱是痛傷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貫四性則慙隱貫四端但曰傷痛不見貫四端之意昔謝上蔡以該洽自多程子責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謝子面熱發赤程子曰此慙隱之心也夫面熱發赤者羞惡之心爾而以爲慙隱蓋四端皆從動處發慙隱之心兼怵惕而言則慙惕爲驚動但舉慙隱而言則慙爲動隱爲痛慙是慙然而動隱是隱然而痛慙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慙則專言之仁之端也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此心本靜有感覺而動則痛傷羞惡辭遜是非之念發焉此慙之所以

貫四端而隱之所以為愛也以此觀之庶得其立言

之例於人心為真切又智之為性亦是兩節知與藏

也論其端則但以知是非而言此章之說是也論其

全體則當以知與藏而言離婁上篇之末所謂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王文憲曰四個界程子叔腔體豁心

限自分明亦有隨事相連而見程子叔腔也體豁心

統性情張子語心者身之神明天所賦之理充滿也

與充文公曰推字推日新又新王文憲曰日新程子

將去充字填得滿日新又新字釋始字日新程子

並叔四端不言信四端之發皆是真實有是四者水

子四端不言信如此則信便在四者之中矣

火金木待是以生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水

脾受飲食而四於四時則寄王四時每季月以十八

藏皆食於脾於四時則寄王日為土位而季夏十

八日乃火王之後生土故又為最王遂為中央土位

此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此章

此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此章

入要略一之六王文憲曰此函甲也周禮函人為擇

註信貫四端後章仁貫四端所以自處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古所

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子路章程可兼彼義○此章入要略一之二十五

子伯耕於歷山歷山在今河府陶於河濱禹貢陶

曹州濟陰縣地志云舜陶處疑此漁於雷澤有雷首

陶邱乃濟濱非河濱也當別有處雷澤今在濮州雷

澤縣禹貢所謂雷夏也而歷山陶邱濮州亦有之據

孟子舜東夷之人則濟濮之間此不隱賢不枉道也

似為近○此章入要略五之八不隱賢不枉道也

然必以其道而不苟此是其和中之介今註文似以

道文公云如此看亦得又語錄以不隱賢為讀必以

孟子集註攷證

七

退補齋

其道爾焉能浼我哉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

為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

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

公孫丑下

雖裸程安能汗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

時曰支干孤虛王相之屬

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

作幹俗省文爾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

枝孤虛唐書言李靖用丘精風角孤虛舊說孤空亡

也虛舊說空亡對宮也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

四五辰為虛月孤虛正日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

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辰巳為虛餘放此今按

空亡當為虛其對宮當為孤蓋本宮空空即虛對宮

所對空則孤矣王相並夫聲王旺也相次旺也占算

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

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

之生以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

休城布陣逐時占斗杓大角所指之方又客勝負又

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米粟穀曰米按粟即所謂菽

也古兵此皆其屬也米粟穀曰米按粟即所謂菽

緩急兼儲後世軍備獨以米故久而不可食○此章

對說天時不如地利利不如人和至當革甲也皮去

論人和則以得道為至可謂明白切當革甲也皮去

革聯之為甲又謂之札黃牛皮者為犀甲青封疆者

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也合二皮為合甲封疆者

每國封谿爾雅水註川曰采薪有負薪之憂言病不

土為界谿爾雅水註川曰采薪有負薪之憂言病不

能采薪也古禮經之文今父召無

辭疾之常語禮曰二句皆古禮君命召不俟駕見論

在宮不俟履

玉藻作在宮不俟履註宮字謂朝廷治

孟子集註攷證

退補齋

據如楚子屢及於室嫌上聲一字二義上聲者為輔
 皇之類今不敢輒改恨為少入聲者為快為足車
世長民 上下足以輔相世代**所不召** 境之禮故以幣來
 招則往既至其國或為賓師來見往見皆可但召之
 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耳答陳代不待招而往何哉
 此以在它國言答前意天**程子** 子為是故耳爾尊德
 子不召師以在其國而言**程子** 子為是故耳爾尊德
 則不敢召之樂道則喜於見之惟如此故**莫能相尚**
 能一委聽道德之人而相與以有為也
 韓文公引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右此
 章初看疑孟子與齊宣交際之間殊不快人意及觀
 戰國策齊宣王呼顏觸前而不前使謁者延王斗人
 而不入彼二士一時風聲氣習尚能如此況孟子伊
 尹之才孔子之亞**七十鎰** 按前篇註二十兩為鎰則
 宜其不可召也
 鎰則是八十七斤半古者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
 幣青金為下幣此不知何金然宋次國耳一餽之金

已八十七斤孟子之受亦幾於泰按古今稱輕重不
 同且以漢稱較之漢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以此
 為度則亦平陸今平士戰士去之殺之此依古註按
 未為泰也原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出
 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左氏
 在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此出
 語錄謂古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岐有太王之廟
 豐有文王之廟曲沃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如此
 則以都名者當不多今日曰為都者五人則已有五都
 矣而五都之外又非一也故語錄又曰恐是周禮所
 謂都鄙之都按如孟子為卿於齊或問孟子賓師之
 此則都是大邑爾禮如何文公曰當
 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
 召之則不往又卻為之出弔於滕履祥按客卿不治
 國事若禮文之事則亦皆與又禮記仕而未有祿者
 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未有祿謂未有常
 職然出使則以君臣之禮行古自有此禮但此章曰
 為卿於齊後曰致為臣而歸似孟子嘗已為卿道不

行致為臣而去爾使虞敦匠事王文憲作句以註曰嬴

古者棺槨無度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薄之中古

棺七寸恐亦虞商以下然亦近古古尚以七寸為度

六分也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則因時之宜使人皆可為爾自天子達於

庶人句連得之為當作一讀謂禮制所得為也集註

如棺槨衣衾之美也所不得為者如棺槨重數置翼

明器多少之數邱封之度此不可踰越而為者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

也之誤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

叔霍叔監其國

此補本文之未辨蓋武王使之監殷其出周公之意則未可知然孟子書

論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有無但即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耳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則亦

未審蓋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封其子而不絕也殺父立子於事情不然管叔名鮮蔡叔名度

霍叔名處前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

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

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

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

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
之哉第二篇章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
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
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
運而已矣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
王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
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
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
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
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
止也此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
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
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

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

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

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

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

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孟子致

為臣而歸

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
解慙之後似為此後去齊通鑑綱目大事

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
宣王薨並在赧王元年

中國而授孟子室

史記齊宣
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
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如此則是宜王亦欲

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鍾意以為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

受六斛四斗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季孫子叔疑不**子正犯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知何時人季孫即魯季孫子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近世有立孟子廟者以門人從享而

子叔疑與一人**程子**子叔晝史記有晝邑音晝語錄謂之數可謂謬誤

史畫邑在西安**魯繆公**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名顯城畫邑在臨淄

侯尊事孔伋以公儀休**泄柳**後篇作子柳必其字也為相以泄柳申詳為臣

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世柳世泄古**申詳**名見李氏語四聲之訛也註云魯繆公時賢人

昭武人名郁字光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壻**舉遺逸官至福建帥機有論孟遺秉文公作墓表**

二句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
○此章入要略三之十六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孔氏
達穎

孟子集註攷證卷二終

孟子集註攷證卷三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滕文公上

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
為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

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勾踐戴不勝等

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
道性善王憲曰

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此孟子稱堯舜以實之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

大旨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
程子曰叔子王文憲曰孟

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
此公明儀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閔祖問以

說公明儀曰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之而曰周

孟子集註攷證

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為親
 父子親承文王而學之文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
 而為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若如初說
 則文王聖人事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之我皆可
 信信受奉行非魯賢人自公明宣學於曾子而公明
 欺我也亦通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
 曾子門人儀與可以為善國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
 孟子年輩相及為善國為學即見之行事滕文
 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書曰皆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
 即令其就為國上致力書曰皆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
 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亦須有刻苦
 之實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爾不
 能自克四字切中常人之病人性本皆可以為聖賢
 至若為不善之人亦豈能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
 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首章人要略一卷之一
 以世子之天性非不能為善以滕國之地位亦自可
 以為善但人之患在於不立志故舉三子之言於前

人之患在於不去病故又舉商書之說於後人能立
廣人之志以充吾本善之量又必能致刻苦之工以
去吾本善之病則所謂堯齊疏之服按禮為父斬衰
舜人皆可為者真可為矣為母齊衰至若
疏衰則又次於此如雜記云三年之喪廬室之中
下文曰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又曰疏衰之喪人請見
之則見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則疏衰又斬
衰之次也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為斬衰之服而云齊
疏似亦可疑豈古者天下諸侯斬衰之布升數多於
常人止用疏布為之歟又按上文曰吾嘗聞之矣則
此三句亦古語昔魯繆公之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
自天子達此數句與此正同蓋古語傳宗國魯諸侯
謂之訛孟子引之爾當作齊斬之服
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為宗而
言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弟
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不敢
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

管蔡邲霍邢衛毛聃郤雍曹滕
畢原鄆郇皆謂魯為宗國也
深墨甚黑色也禮居喪垢

面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太子死
乎蓋憂感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
倚廬

以木倚堂側而苦蓋以為廬
也天子則加梁楹謂之梁闇
孟子至滕大事記在周赧王之二年

恭儉恭禮下世祿也儉取民有制助法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洫塗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

川以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
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

甚難而溝畛洫塗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何
異王莽之改制聖人作事因民之利必不如此按古

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
數為計而古所謂畝者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

六尺為步百為畝所謂畝者闕一步長百步古人
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若今種豆麥者作田隣也

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隣向南向東視水土之
利也古者中土既足平田但止以田隣為計夏后氏
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
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隣比周一井則十八家
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般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
七十隣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
隣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
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
夫各受田百隣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隣
三代可以徹者徹也下徹字讀作澈經書凡以本字
解本字者上字是古書下字是
例推也當時俗語然又有一例如親之也者親之也上
字平聲活字也下字去聲定字也以此例推之助者
藉也子夜反當讀為借去聲北音皆然但二字各有
二音如天子諸侯藉田雖音集而解謂借民力
以終畝則借字又本音子亦反入聲以龍子古賢人
从人从昔諧聲也今俗讀作去聲誤爾

不知其世故但曰古賢人孟子書兩舉莫不善於貢

其辭惜其言論風旨不盡傳於世也

貢法之弊亦夏之末造聖人視今從目從分者氣出

時上下而取諸民必不至此

五禮反說文作胡計反玉篇吾計反則讀如睨矣俗

誤作普菟反者非蓋盼字不從分而分謂目黑白

分明也說雨我公田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文亦作辨序以習射為義序射者升序之堂立於堂之序謂當

棟處也向外而射序射諧聲故曰序者射也古者射

以習容正志直體觀德故教法以射為先於旅也語

就教以人為王者師孟子嘗以王道告齊梁之君如

倫之道為王者師滕文公為井地可謂能行王政

矣孟子不許之以王而以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

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王也易滕文公五十里之

則雖行王道而其王也難但示王道之兆為王者之

法可耳此聖賢至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

又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而桀宋滅滕齊魏
楚又滅宋矣文公之賢可以為王者師賴孟子書而
傳爾又滕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周雖后稷以來舊
楚則桀宋來滅非文公之世也
為諸侯至周自后稷始封於郟字亦作釐傳其子釐鬻
遷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
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福
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方
新子之國蓋井法積壤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
所以新壤地褊小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
之以也
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
圭田小人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
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
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
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國之時
諸大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污池以廢地

能行仁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

合國中自賦則民無遠輸之勞野九程子詳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先公後私即詩之雨公及私之意春

則非吏蓋民惟當先公而吏則當潤澤就中活法制

恤民之私也反是則公議非之宜使行之優

游甚便不使有蹇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太史公六家

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叔子也按

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劉向云疑李悝商君所說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

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爲之以爲陰陽醫方

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稱黃帝之說陽家者說時日吉凶多推言黃帝醫家

亦推本黃帝岐伯設爲問答之辭傳述賢者與民並

古語雜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爲精深耕而食儀禮經傳通解載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

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履祥

按神農之說不過躬耕以先天下耳而爲其言者遂

有與民並耕饗飧而治之說此集註所謂傳述而失

其義理者又按路史亦載神農之言曰士丁壯而各

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有餘不足各

歸其身士力耕而女力織力歸於上而功被於下歲

餘十三年而成歲三十年而國有十歲之儲有以

利下而不足以傷民故天毀地凶旱洸並作而無入

於溝壑乞丐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

衣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無制令而人從大略如

卷三 孟子集註攷證 五 退補齋

此路史又曰唐堯有言朕之比神農猶昏之比朝旦也而說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為

偽者惡足以**五穀稻黍稷麥菽**此用周禮九穀之數言人道耶

稻梁秫夫四穀皆有秫安得獨出一穀然古人重黍次亦重梁梁今粟也其種亦多當日黍稷稻梁麥爾

益即伯翳也青冀間以入為去則曰翳秦隴間以去為入則曰益史記引書孟子作益而秦紀又出伯

翳者**九河**名見爾雅今滄州略有一二遺迹然皆淪誤也

古今**濟**字當作洙出王屋山崖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注自為一瀆以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南出而諸

儒考之謂伏流地中隱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道

漯史記禹釀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洙一謂漯也古河

而漯川其後又徙**汝**山至今河南梁縣天息**漢**利路之間

西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

淮出唐州桐柏山千

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

記者之誤當是疏九河

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放

上聲則作傲謂傲是道而

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放

為功非有所作為也亦有

訓至訓大則法也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為

註則堯法天之大當以有若似聖人史記孔子既沒

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事

亦見家語但二書所載下文猥瑣類小數未述前儒

常非之當以孟子所暴說文从日出从大从米晞

引曾子之言為正暴也然說文作蒲報反蓋古字

四聲隨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鳥博勞食母

此詩為僖公之頌孟子以周公言

王文憲常言闕宮

孟子集註攷證

六

退補齋

從孟子為正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成王封周
 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
 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干乘戎狄是鷹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
 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舒在今
 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
 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祀
 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頌之辭如此
 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不論精粗使之同價周官
肆長
 孟子所引正是周公也實相近者
 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
 相邇也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

滕文公下

招虞人以旌

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
 但以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然古禮招

大夫以旌虞人以皮冠

不至將殺之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
 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

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爲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
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
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旣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
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
事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
子取之之言則曰守道不如守官蓋守官卽所以守
道今日守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
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大
抵聖人之言非智足以知不待其招而往陳語曰答
聖人鮮有傳之不差者知不待其招而往萬
待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景丑及答萬
章曰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此以在其國而言如
以利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亦是以利而枉小
塞王良善御馬者趙簡子之御也左傳作郵良一名
源王良無恤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
騎滿野世以郵良範我馳驅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
善御故自謂王良範我馳驅車則挾轡使射者中禽

之左脅以達右膈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
 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逐左之
 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此當作毗志反枉小
 人而心術不正苟且求中者也此集註未及改枉
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斷在此句上○此公孫衍犀

首也魏之陰晉人與張儀不善離秦魏之交而相魏
 導義渠以伐秦佩五國相印為約長代張儀相魏儀
 死又入秦秦王愛衍且相

之為甘茂所陷後誅死相張儀魏人相秦伐魏降蒲
 魏事秦又出相魏令魏先尊秦而諸侯效之魏不聽

陰使秦伐魏魏乃倍從約而請成於秦反復相秦秦
 欲伐齊又使儀說楚絕齊獻商於六百里楚絕齊而

秦不與地楚怒以黔中易張儀欲殺之儀至楚又因
 靳尚以求解於楚姬鄭襄又說楚事秦去而遂之韓

說之事秦歸報封武信君使東說齊又說魏北之燕
 使事秦所謂衡人也及秦武王立不說儀諸侯皆叛

衡而儀又說武王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割

地聞齊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於是之梁而
齊果伐梁使秦以其間伐魏後又陰使人解齊之兵
而卒相**丈夫之冠**冠恐當作娶字與下嫁字對按儀
魏以死**丈夫之冠**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
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往送之門**往字作一讀送之門
命之字父不親命也**往送之門**者按儀禮父送女命
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
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儀衍裨闔生事而孟子獨謂其阿順蓋順其主之欲
而導之爭順其主之懼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道義
正其君者皆妾婦之道也蘇氏古史曰戰國之爲從
衡者皆傾危之士也然而汚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
成功亦莫如儀之多方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
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珠犀象楚產也
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乎周鄭之女立於衢
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

后鄭襄聞而憂之奉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賜臣中
 飲謂王召於便習王召鄭襄儀見之跪請罪曰臣行
 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
 也王與襄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
 至此所以言信而功多也按此節**廣居**以仁語錄
 即媒嫗之術所謂妾婦之道也歟**廣居**以仁語錄
 禮以**大道**義以施為言惟是心無私邪無私則心體
 身言**大道**廣即仁也無邪則所立正即禮也故所行
 自無私邪偏曲所以為大道即義也然亦惟集義養
 氣方到此地位此三句是大大丈夫之本下三句乃其
 效語錄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何叔京**名鎬
 他便能如此○此章入要略三之五
 人自其父兌受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仲而叔京又從
 朱子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
周霄魏人戰國策禮曰祭義又曰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祭則室中酌奠畢又迎尸**妣**亦媒也孟子音義
 於堂以獻薦則室中酌奠而己

二姓之可梓匠木工梓人為器用者如考工記為飲

否故曰灼器為筍簾為侯之類今俗所謂

小木匠人為宮室國邑考工記建國輪輿車工周人

營國為溝洫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輪輿車工尚與

一器而功聚焉者車為多察車自輪始輪人食工也

為輪專治圓曲輿人專治直方而總眾工

道之功小宋王偃周顯王之四十年宋公剔成為弟

工之功小宋王偃偃所攻出奔齊而偃自立至慎觀

王三年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

魏遂稱王魏王赧王二十九年滅滕則滅滕在伐薛後

亳葛並在南京有亳城有葛匪諧聲从匚形从立黃

古者上衣下裳衣立而裳黃故幣帛實不能行王政

皆以立黃為色此段言武王之王政

為齊所滅走死按宋有雀生鰕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咎

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

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
 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周赧王
 二十九齊潛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宋王偃奔
 魏死於濫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
 按通鑑則難詳考大事記則皆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
 前後已難詳考大事記則皆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
 則總附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
 時薛已為齊地當即是敗齊之時爾
 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而氏風俗通註乃以
 為姓段名干木以李氏春秋干木光於德與魏都賦
 干木之德誤之幽通賦木偃息以蕃魏為得之又戰
 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曰
 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段干
 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
 俗役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
 己易寡人也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
 乎秦欲攻魏司馬唐曰段干木賢者而戴不勝戴盈
 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

之朱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二人問答計皆宋

實不能行王政而羣邪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

失反覆相尋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有得則必有

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一治也氣衰則必復盛

善制亂之主蓋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可

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

亂之因故散而爲洪水之橫流是亦一亂矣惟帝堯

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舉舜而敷治舜舉禹澤水

益稷契而天下平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爲治也掘地

從澤而音洪掘地去壅塞語錄嘗疑掘地之說謂水

掘去壅塞此為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

當河轉之衝故禹釀為潔水疏為九河亦為平土汎

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

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崖岸壅塞爾夏

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

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

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震死周**公**

相武王誅紂武王十三年伐奄三年討其君公伐奄乃周

之時奄君導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飛廉**按史記

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飛廉**秦之祖

中濁在西戎生蜚廉字處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

而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

惡來是時蜚廉為紂造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

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霍太山索隱曰事蓋非

實譙周深所不信按**滅國者五十**紂前逸周書戡黎在誅

此當以孟子為正

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藏方侯來
伐靡集於陳栢弇伐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厲皆告讞俘又
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佚侯百韋伐厲皆告讞俘又
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餘三十
餘國史傳不載大抵驅虎豹犀象按史記紂益收狗
皆紂同惡之國也
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遠之又
韓子曰昔先王列山澤網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有作之有讀為又按古文
外則不獨是紂所蓄也
皆作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
又作春秋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
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弑
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
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
法可垂萬世
故謂之作

胡氏曰

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因靳裁之
聞程子之學友事游揚謝三君

子以得程子之旨後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春秋起

侍講奉勅作傳此段傳序也二百四十二年處士橫議上失其道世教

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處士橫議不明故人自

為異說朱子亦謂異端之起本是隱君子楊朱老子

自為一說而其流遂橫流於天下後世楊朱老子

字子居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多舉其語蓋楊朱親

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時老

子之言簡質戰國好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行

莊子之書未著故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

楊卽闢墨翟史記曰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老莊也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有文

子問於墨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如此則墨子者在天

七十子之後者也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按莊子書亦盛言楊墨之辨如曰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謂楊墨所言仁義也然莊子與楊朱同師同道故多

偏言儒墨之是非又云儒墨之辨以墨對儒且云當

時有鄭緩爲儒而弟爲墨十年而其父母右墨緩以
死爭今按孟子之時邪說誠行甚多大率不出楊墨
二家之說如楊朱之說則莊列其尤著凡莊子所稱
之人皆宗楊朱之徒也太史公亦謂申韓之慘刻少
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蓋其爲我而無情不屑世故一
切芻狗視之故殘忍而不恤也若陳仲子之子介自
取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上下相資養之道白
圭之貊道皆是說也至於墨翟自爲有弟子禽滑釐
等三百人莊子亦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稱墨經相謂別墨
又宋徑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強
聒不舍荀子舉宋徑與墨翟並言若公孫龍堅白異
同之辯莊子亦舉而歸之墨翟禽滑釐之流淳于髡
雖學無所主而慕晏嬰是亦墨也又荀子亦言慎墨
季惠四家而季乃楊朱之友儀秦之棄親戚而遊諸
侯亦云救世之戰蓋宋徑之類但其設心反覆以取
世資此又其最下者以此知孟子謂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是當時異端邪說不出此二家之流也

楊氏爲我

楊子取爲我蓋其初聞老子雖雖盱盱之

以一人一毫利物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於世若墨氏

兼愛其書曰若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

厚而不德其君亦然莫若法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

天何欲何惡者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

相惡相賊也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又曰昔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

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上尊天下也兼而愛之從

按此卽所謂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其口相傳授皆以

爲愛無差等又荀子亦譏其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

足以容辨異懸君臣也夫聖人豈不欲舉天下之人

兼而愛之顧有所不給也故必急於親賢其立爲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者蓋廣而充之所以愛天下也今

夫視天下之人猶吾父母親戚奚不可也而於吾父母親戚亦無異於天下之人則不可之大者此所以欲厚待天下之人而不免反薄其親所以儉其親者從父也況其為法生不歌死無服則所以儉其親者從可知矣儉於其親而尚何及人哉此孟子論二氏大之害其極至於無父無君而不免陷於禽獸也亂將起雖充類至義之盡然不考其實則疑於過蓋其時異端邪說並行仁義不著所以為戰國之亂卒至於亡秦而極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甚於率獸食人之禍孟子之楊墨之害自是滅息楊子書不傳於世言豈不信哉

楊墨之害自是滅息

楊子書不傳於世必因孟子闢之而

書遂廢然列莊子書多其意也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三篇然多膚淺或出附會莊子載其

非樂稱道二篇之略今書無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二書之不存孟子之

功程子伯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亦出於老子太史公

曰申子卑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孟子闢楊氏之為我是斥少恩之原

佛氏之害過於楊墨 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

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元魏以塔廟竭天下之財

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場唐以迎佛復寺

五季奉佛飯僧皆無補於亡南唐以混茫無生之說

亡其國生民之禍可為日積為君臣者或溺於佛而

不自知或以取亡者未盡佛之道或置亂亡度外而

終以佛為依歸胡不即已事觀之以為深戒耶○此

章入要略五之十朱子曰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

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恰似

天地有缺齧處得聖賢出來補得周旋後過得稍久

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匡章**詳見**陳仲子**下文

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匡章**後篇**陳仲子**齊之

世家蓋陳氏自成子得政於齊田和遂有齊**伯夷**詳

國則陳氏在戰國時乃齊之公族世家也

論語

盜跖

莊子盜跖篇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

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按莊子所說雖詳而以

為柳下惠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遂不可據註亦

自疑之又引漢書云秦之大盜則又在孟子之後當

是秦國人之為盜者爾然盜

跖篇後人所託決不可信

孟子集註攷證卷三終